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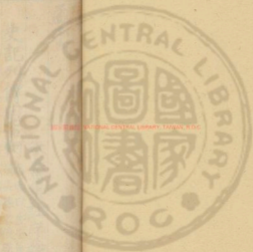
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11007-11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註云字子車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言亦皆道

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
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
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
孟子者哉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
王之三十五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
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
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
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
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
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當
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

齊用孫子田忌夫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
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述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
踏解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其善非見得孟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惡然亦不確性更況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

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來也。魯然類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

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

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

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

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

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

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

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

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

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

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孟子集注卷之六
六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
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
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
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朱熹集註

孟子見梁惠王

凡七章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

梁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朱熹集註

孟子見梁惠王

章句上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

梁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
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
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
此教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
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
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去乘

辨饜於
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
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

謂將有執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
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
子畿外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家
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殺上也。譬足也。古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執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猶妻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觀，最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隨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問，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亮羞之，羞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解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利而行之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



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鴈麋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孟音鍊麋音憂鶴詩

作鴈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臺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膺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園中有沼也麋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



於歎美辭妨謬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似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言音昌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奔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

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可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

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



也。吾網也。洿，宥下之地。水所聚也。若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鷹隼，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刺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責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高勅六反。數。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

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放於墻下植桑

以供簞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耒五十者不

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耒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



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中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
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頌半白黑者也負
任在背戴住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
禮義而飽饑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之負藏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
以見輕也熬黑也熬民黑髮之人猶秦言熬
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則成補
相之道以左右民
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尊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尊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西移特
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也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至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梃徒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

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備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

死也。

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據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蓋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猶一己之欲。而不顧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

則可。

比。上聲。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魏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使反歛易

皆去聲耨奴
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而無又有暇日以備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聲去

彼謂敵
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

扶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卑吾尊君親上之民性正其罪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思
王疑其迂闊故使勿疑也○孔子曰惠王
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
謂中夫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
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
對曰定于一攝去聲卒七
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
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
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
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
也

孰能一之

王問
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
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
與搖降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
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
猶古字借用後多故此

同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
或貌。沛然興起貌。禦禁上也。人牧謂牧民之
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
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
之言非苟爲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
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
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
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
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
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
之言豈偶
然而巳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高祖。公。管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此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辭。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擊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於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家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上本反。度。

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感感心動說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爲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詩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折之舌反。

折枝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躡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令王反之則必有缺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

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量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

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徧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徧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離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高明於



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
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益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爲肥。神
爲豈。爲不。爲之。

爲皆去聲。便令皆平
聲。辟與開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無助。離。辟。開。廣也。
朝。致。其。未。朝。也。秦。楚。皆。大。國。也。若。如。此
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
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眼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然小國極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貴音古懇與斷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懼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恒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管學問知義理故雖

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歟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高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是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無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



孟子卷之一

如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
如此而救國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朱熹註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
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
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
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
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
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
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愒其
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
樂下字者路孰樂

亦音
若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
聲

此以下皆孟
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矍然起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同樂也

盛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音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
衆也頰頰也人憂戚則感其頰極窮也羽旄
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
身而不解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河樂。

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德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古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感頰，則雖奏以成英韶，漫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音反。

囿者，畜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
不亦宜乎

芻音初
蕘音銳

芻草也
蕘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才阱

反性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
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音獯

熏鬻音育
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體弱之
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涉事見後篇文。三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秋人即繼滿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其國。

樂音若

天者理而已矣。天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備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

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忘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遇詩作按止也祖牲也言詩作旅祖言謂密人侵阮祖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辭之龍之四方龍與之於四方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解大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



孟子卷二 七
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雜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極。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備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
枝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儀皆山名也遷德
也枝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放反
者悉井反

述陳也者視也秋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
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也行諸侯所守
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
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
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
皆有思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
事慢遊以
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
者弗息賄賄胥護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古賄



反縣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糗糶糶之屬，賄賂則目貌，宵相也。謗，謗也。惡，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流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

原平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

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惟

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



呻吟反招與詔
同高教六反

疾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疑舍樂也。太師祭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盡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高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責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用。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扶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

嗇字音奴鰥姑頑反
舒工可反鰥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
區之中爲四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
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
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任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銀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在
謂都邑之市讓察也任稅也關市之吏察與
取器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水
泉謂魚鰓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嗇妻于也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資民之政壞其
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
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
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嗇可也嗇用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
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
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

音侯奈音托
戰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
政公劉台榭之曹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
露積也鐵錫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
以成鐵糧也取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
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鐵也爰於也啓行
言往遷于處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

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
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
下也何
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
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
朝走馬遼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死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
何有

大音
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或用度奢侈而
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
之篇也去王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
也賈肅云王名也來朝走馬遊狄人之弊也
率循也水運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妻女大
王之妃也晉相也守居也曠空也無怒曠者
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
氏曰孟子與人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
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
事每如此豈不能克殫其君手愚謂此篇自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錢鼓先周游觀之樂
與夫好之男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
衆欲而不公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性也
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或孟子西時君之問而剖析於義微
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流而
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
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反必
託寄也比及
也棄絕也



孟子集注卷二 十四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

士師狹官也其屬有鄉士邊士之官士師皆常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

治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之其憚於自責駐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遺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

孟子集注卷二 十四



先謙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

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者踰者踰者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觀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總反

故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

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從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勝平聲大音扶舍
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
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

溢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薛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
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

蓋以
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桑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饒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單音丹食音嗣

華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然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

蘇/稽反
虞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莫爲後我言錫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竟紅也雲合則雨如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地國之民皆以錫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錫之



所以七十里而
鳥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
已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
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
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
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
進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
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葛則燕人懼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
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
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
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老同
倪五稽反

反遷也菟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勞苦之老
小也猶高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菟
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
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不
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不爲亂豈可
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閔胡聲也穆公辭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尤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飲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善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餘之凶年則



敬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
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
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杜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

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繞幸而苟免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

邠與同



那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扶音

聲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夫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命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強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

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孟子卷之二
三十四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

湯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戚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機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遷。至於亡則又不若德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



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與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之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毋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反為於虞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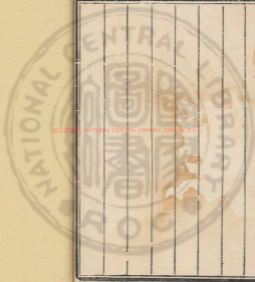
為去聲沮意反尼女乙

克樂正子名也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

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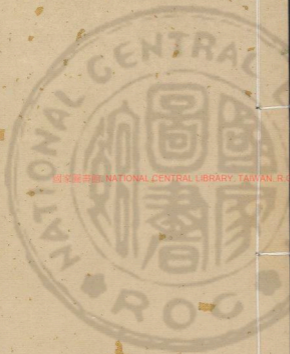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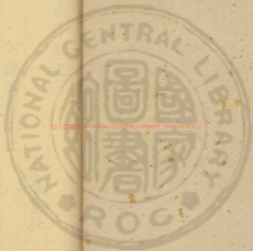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朱熹集註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蓋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蹙子六反

蹙音掃又音勃曾並音曾

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

願之乎。

子爲之
爲去聲

曰孟子言
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與平
聲

顯顯
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
由通

反手言
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

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
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未及數也。
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
下。周公相成王制禮
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

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音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前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王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音錕

益易去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也辟與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主義不過千里
今齊已有之與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大之聲
相聞自國都以至乎
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與
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
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
飢渴之甚不待甘與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尤郵音

置郵也郵驛也所以傳命
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屬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齊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

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至必反之

黜伊尹反桀奴效
反朝音朔乘去聲

北官姓黜名膚拔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眇
目微刺而轉睛也衽衽也衽猶屨也縞毛布寬
博寬大之衣踐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
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
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
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
下同

孟剌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
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
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善力戰
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

約也

夫音
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
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



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貴爲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默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

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檠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指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

問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答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

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

也。脈贖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恃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

惡乎長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盡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原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一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缺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流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氣則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克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惜口孽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蓋樹取也如齊侯擊磬之變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厚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縻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真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無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



之意詳見
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闕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

長上聲 揠烏
八反 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
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
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善正，預期也。春
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
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端其心，自不同也。」此言
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
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自事，而不可作爲以
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閑憂也。想。反
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憊也。舍
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而耘之長者，正
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
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
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
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



蓋不惟不善養而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說復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設偏駁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

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過遠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失。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說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過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言善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大

聖之夫音扶

惡驚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常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取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廢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自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避國避封隱居間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媵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知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

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今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去聲。姓好。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無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論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造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
則可以知其德是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
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
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

大結反
濼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埴蟻封也行
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
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
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
聖所未發學者所
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朝必有大
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肅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爲不同。故入所以意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

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禁。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同

好禁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開音



此因其惡屬之情而進之以德仁之事也貴
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
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
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
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微直列反土音杜
綢音綢繆武處反

詩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微
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繆補茸也牖
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
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
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
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讚而贊之以爲知道
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自
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
洛教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
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
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夫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逆宜備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私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爲之氓矣

氓濟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知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典存亡惟天所命不教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



也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熱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孰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頭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孟子卷之三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
下同

善與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忠敬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

擴音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曰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神速。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擴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存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

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

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舍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析視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梓。樽。判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馬於克反。大音狀。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溺弱之危。人當常在其中也。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

由與猶通。

以不信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懼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管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譚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意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亟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

魚亦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

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較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



人者有以裕於己在
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澆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音朝

朝惡惡上去聲下
如字澆莫罪反

塗澆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
之貌澆河也胥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
切也不屑說言不以就之爲
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伏音

音但楊音錫釋魯果反程

音程馬能之焉於處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
賢不枉道也遺佚放蕩也既困也惴憂也
不臨為爾至焉能洗我哉惠之言也袒楊露臂也
釋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
失不失其正也從而止之
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美惠之行因皆造乎
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

也由

孟子卷之三





103.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2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
百



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三王之城七里之聚而攻之而不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3320004-1114



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朱熹集註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禾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
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扶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華甲也華殺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準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及下同。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魏惠取瑟而歌同。

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惡平聲
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敬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扶下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



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懼口。策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當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爲尊大也寫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任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貴雖陳善爲教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味嗟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
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
私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徐
刀反

贖送行者
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
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為於

反處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

發上聲。

子之失任。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放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經。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

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鳥。蛇反。爲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者。不中。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
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
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
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
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占盍反
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主驥臣也。輔行
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乎？何言哉？夫音

扶治
如字

王驩蓋攝御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
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特小人。不惡而嚴如
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高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
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羨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在齊南也。充虞
孟子弟子。管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
棺木也。以。已通。
以羨。太羨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羨也。
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
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緘之
與棺相編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
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
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
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
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狡乎

比必二反
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快也言為死者不
使土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

手所恨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
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

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
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
前篇語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和

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仕為官也士皆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



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辭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

說之誤。楊氏曰燕同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而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誼

見而解之。

惡監皆子解。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

武王勝商殺紂立以

蔡叔霍叔監其國。

攝政。管叔與武庚。

王崩成王幼周公

周公討而誅之。

名解武王弟周公兄也。

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

公弟也。管叔

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

與下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使管叔不如奔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口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奔得以是而公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

而其志其才皆非公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

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

叔之事。聖人之不吝也。奔誠信而喜象。周公

誠信而任管叔。此三八理

人論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文從而爲之辭。

順猶逐也。更，改也。辯，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一怒於孟子，蓋惡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甘少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諱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不責之。然此書記事微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廿六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節十置於前章之後，比章之

前則孟子之言，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

爲我言之。

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去聲。何不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

乎。

夫音扶。悉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曰爲辯嘗辭十萬之禱，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寵

斷焉。

龍音。魁。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肉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識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非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

而卧

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也。客坐而言。
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
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
又反語去聲

齊宿或趙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使
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
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知子思
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右之左右

維持詞讓之則亦
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
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
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
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
卧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
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
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過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

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譚思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令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
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
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
然而謀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矣。何
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項反
見音現

悻悻怒意
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
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連
之之情，而荷費
者所以爲累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
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
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殺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立前日
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闡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來太公望欽宣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合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着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垂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

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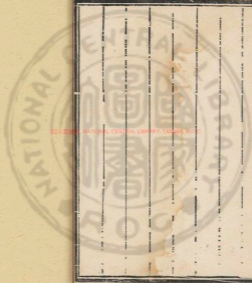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5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五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問學



2025-01-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FC08

248075 415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朱熹集註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覿古
覿反

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魯賢人。

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謂周公之言。而莫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知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句反眩音眩

絕猶截也。齊高書說命篇。眩眩憤亂。言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平坦。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惡德而

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鄭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



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疏

所居反，併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

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宜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緇曰斬。喪，謂之曰齊。衣，疏，蠶也。蠶布也。紵，麻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若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



但在此子自
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水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敎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昔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弱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論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放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胸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邇風七月之篇手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也此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其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教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大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償稅其私田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壹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

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壹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野

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昔
竟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野人狼及猶狼藉言多也糞壤也盈
滿也矜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
之以足取盈之較也種切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三
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
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甲
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
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饒天雨於公
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虛
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可
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兵之無異名也魯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國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古周雖右撥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喻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音夫



非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查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姦法得以繁。穿。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侵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

夫音狄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

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卿。遂之地也。田不井。按。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按列及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

扶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持其大略而已潤澤謂田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



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概然有意三代之治，滿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察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效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復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故富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用略以政詳推。

善而為新，不肖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

食。衣去聲。捆音關。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



服也。指和捺之攷其堅也。以爲食費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糴運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非所以起土。未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班。殮音陸。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從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

褊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
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

衣去聲
與平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都屬
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
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

舍去
辭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
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續屬上句舍
謂作陶冶
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鈔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

也。治天下者豈
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諭音樂。濟子禮。反深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若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離橫流之貌。鬱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跡。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數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白徒。駿。白太史。白馬。類。白覆。釜。白胡。蘇。白。簡。白。潔。白。鈎。盤。白。兩。津。漚。亦。跡。通。之。意。濟。深。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決。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

記者之
穀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

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
長故皆上聲勞來

皆去
辨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後稷官名在禹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藪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言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與情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故殷本文臣贊亮之辭孟子因以為亮說也德猶惠也亮言勞者勞之來者求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賴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恣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

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

者農夫也

大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而憂之也念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推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
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夫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開言其不以位

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也變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疆上聲暴
蕭水反皜音采

三年古者為師心每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任猶也場家上之師一也若有若似聖人蓋其
言行氣象有似之若如桓子所記子游謂有
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天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黃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作鵠古
後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屬南
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文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
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
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者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與之物皆不給精粗異而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也價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



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言扶屨者師又山綺反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從立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吹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賈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

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

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之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真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
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歎死
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
道也易天下無河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
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
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
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
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
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前
音蒲匍匐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
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
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
儒以釋己所以辱葬共親之意皆所謂適辭
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
等善之取譬本為小無以而犯法如赤子
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
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

由此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墨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有所等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壘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纍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

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納音洵
蒙楚怪

反泚七禮反睨音詣洵切去
辨纍力迫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壘山水所趨也蚋蚊蠅姑嘍助聲或曰蚊姑也蟻攢共食之也顙顙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顙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說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纍也纍土籠也掩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



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聞曰。命之矣。

憮音武。聞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聞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惑。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朱熹集註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夫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

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聞曰。命之矣。

憮音武。聞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聞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惑。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朱熹集註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夫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

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可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舍死無捨柳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合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

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

聲平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



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強上聲。女音。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馬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

而後可。嬖奚不肯強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必法馳驅。則不獲廢法。獲遇而後中也。詩。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賈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
二反

此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類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



道不得行矣揚氏曰河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知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

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焉於也反冠去聲 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去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顛從之道耳非士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轡反質。與質同。下同。

周霄，齊人。無君猶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所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鞭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織，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或音成。樂素刀及皿。武水反。

禮曰。精俵爲箱。百刻。完。而肯。結。躬。束。乘。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故。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養。成。使。世。婦。孺。于。公。桑。蠶。室。奉。餼。以。示。于。君。遠。歡。于。夫。人。夫。人。副。神。受。之。練。三。盆。手。遠。布。于。三。宮。世。婦。使。練。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菜。在。器。曰。醢。牲。殺。牲。必。持。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隨去逆及惡去聲灼音國解見首篇任國補君子辨官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任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以此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的亦猶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顧其男女之有室家而功器非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從軍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

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德反與音丹食音詞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

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義延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遂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與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音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或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斯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牲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

餉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齊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堯樂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投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僕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帶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帶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之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右也休矣也附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厥武奮揚彼彼封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無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辭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聽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歲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葉夷語也此

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 辯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與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穆公時人。文侯嬖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

骨虛業反。報以簡反。

骨有缺，鑽為突，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若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蘇，報也。而赤之，報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不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遠
改與月兼一辭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
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
聲下

同治
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始一亂氣化盛衰
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

窟書曰洚水警言余洚水者洪水也

音洚

降又胡貢
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
地上海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
洚水洚無涯之水
也警戒也此一劇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漚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

菑側
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藪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

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備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澆也。自

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禮焉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道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弑其欲而不得肆。以威矣。懸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將相食

機為皆去聲
字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政身之義故無
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
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
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

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
扶又反

閑衛也放逐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
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
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
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
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
仁申韓則殘酷以見說孟子止闢楊墨爲其
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
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奔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

行好皆去聲

說淫辭見前篇辭者說之評也承繼也三聖為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揚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生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



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
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
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
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自
是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身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蠟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陵同蠟音
匍匐音冥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可奪也於
陵地名蠟蠟蠟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

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
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
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
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
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
與平聲

槁壤純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
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
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纆以易
之也

辟音壁
纆音營

辟纆也。婦
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馘者。己頻顛曰。惡用是馘。馘者爲
哉。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
之。

蓋音閤。辟音避。顛與擊同。與與感同。
子六反。惡平聲。馘魚一反。哇音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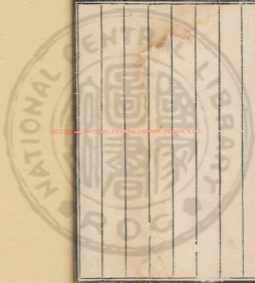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六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蕞。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踣也。已。仲子也。觀擊轅聲也。類題而言。以其兄受餽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彼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如其無求自足。如丘胡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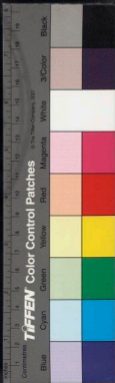




© 200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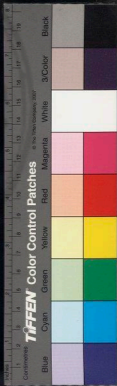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六



孟子曰離也之明公輸子之學不以
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聽不以
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難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負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犬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

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然日一食蔬素法廟以麪爲犧牲謝死刑必

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待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繪法平償。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聖清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負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潛平聲。

聖人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

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繩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二首至此。論以仁

心仁聞行先王之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而能換而克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

所存者幸也

潮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刑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王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

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闕同喪
去聲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街反
泄弋利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貌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
急故
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
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
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

非誠
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
之末者尊君之大也聞陳善道以禁閉君之
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
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

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斲至此
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
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
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
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
方負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
負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備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
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手被
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
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德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
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
之言不仁之禍必至
於此可懼之甚也

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
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缺後人以幽厲為鑒
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
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手聲不治

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惡我之仁未至也智敬致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
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
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
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

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

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家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謂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說得則人心之



孰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其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臣室擅權，為患世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商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襄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缺乎削地，非朝廷之力能討其死命，得以此貶置得宜，無厭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得德而位必齊其德之大，天下無道人不降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

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焉，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彼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斂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貫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靡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高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斂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鬻也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高士之庸大而斂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
不以濯

取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述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扶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

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粟飯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蓋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



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也

走音疾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鰍魚者獺也為叢鵩爵者鷓

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鵩與鷓同獺

音與與雀同鵩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

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

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

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又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艾之艾固難卒解然自今畜之則陷或可及不蓄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功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

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惡情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豈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挾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



也若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
道初不外是也當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
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
反求諸身而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
明乎善不能明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
在也游氏曰欲越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
不誠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
誠誠以內則順乎我以外則信乎友以止則
可以得君以下
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德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揚氏曰：動，變是驗處。若摸乎上，信乎友，然於親之類之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授乎子思。

者亦與大學相表裏，聖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時去聲

作與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肆使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無寡孤獨，庶人之老者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



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焉往

馬於
虛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古非常人之老者。天
下之父言懿德管尊如東父然既得其心則
天下之心不能外矣。為何所謂善民致賢以
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
學者又不可
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

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
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
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季氏賦。猶取
也。以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
而攻之聲其
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爲去

林氏曰：率，帥也。率者，率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悉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所驅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愔盡地力高歡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脣中正則眸子瞭焉，脣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瞭焉，了眊音寮。

良善也。眸子自瞭子也。瞭明也。眊者蒙眊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脣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



度音

度，匪也。言赤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隱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

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

惟，忘小謂言恐人之不顧已。澤，言笑說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安。

淳于，姓，髡，名。齊之衛士，授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權，救之也。權，猶經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援。雖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蛟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矣。孝。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撤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獲進於親。不使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適音適。間去聲。

趙氏曰。適。適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惡謂闕字上。亦當有與字。言用人之非不足。過闕行。政之失。不足非闕。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可心之非。見齊王而不言事。內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復復有其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更之復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存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光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備己者不可以是處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言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

王龜曰學問有餘人責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主驛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



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
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
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對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始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奸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

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
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
以鋪啜也。

鋪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鋪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罔親不義也。家貧親老不爲維持二也。不要養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推也。猶言與吉同也。蓋推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橫正者萬世之常。推者一時之用。常通人皆。可守。推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推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備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

聲



斯二者指事觀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節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事親從容無所勉。樂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錄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處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盡之源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由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喻之於道心。與之一而忘。始有遠。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樂悅也。瞽瞍。至頑。嘗強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罔不格。無亦允。

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厥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孔子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感德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禮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感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夙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孔子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感德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禮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感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矣
單卑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
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
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
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

同然其道
則一也

○子產聽鄆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溱洧

東去潁溱音
溱洧祭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
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
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



未病涉也

江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今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注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

而濟之。

辟與開同。焉於度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開人為之辟之。謂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

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地。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邀然。



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思之至也如火馬則輕賤之無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新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冠履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

矣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編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鏗樂盈也
○潘典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
蓋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
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通使知爲君者
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
處其待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
子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
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
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
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
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
事而順理因時而與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

樂音
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

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

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死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猶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通則其進焉之方也質猶禁也左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造猶作之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然誠心道自無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進之者安固而不推矣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枉而不依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問而自得者乃自得也自有安辨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



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志迫
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
多而顯靡也欲其社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
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
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
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
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
於此不可
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敵
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
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殺蔽賢為不
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
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
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聲



孟數也水哉水
歲數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

爾

舍放皆
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
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決也言其進以漸
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
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
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

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

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澮澮水通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
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
也恥者恥其銜實而將不繼也孫氏曰徐子
之爲人必有壟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
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
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
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錢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大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求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

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未持有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焉。聖人也。君子所存。有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禹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續為如

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德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堯而禪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公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妣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感亦非也聖人亦無不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遠，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衰，今不及於天下也。詩亡，鄭、番、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去

聲，擣音述，托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彘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清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稱意亦如此。蓋言辭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而以孔子之事繼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



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顯之窮也。五世而絕，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厥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新。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憐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取，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



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述薄江反
薄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逆彘羿之末來也。羿善射。蒙夏自立。後為蒙所殺。愈。編勝也。薄言其罪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

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

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文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竊也。金鏃也。可輪出使并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殺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度斯雖全私恩亦虛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



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德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

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調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路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推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利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

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同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徹。喪則其禁。今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決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Red Magenta Yellow Cyan Blue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
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
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
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登恒
反胡

此仁禮
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
奚宜至哉。橫去聲
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
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
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
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
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辨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辨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



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

其急也。

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上員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處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鯀子之地。則亦能樂鯀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論語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
遭或異。然志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詞。時。前聖後
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
也。

匡章魯人。通國盡一國
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
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
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
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
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非。

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揚氏曰：章子之行，孟子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

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違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推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審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



於人手。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
與人同耳。

堯古
反

儲子齊人也。謂竊視也。聖
人亦人。可宜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
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
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

來。吾將瞋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
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
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
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

施音遮。又音異。施
音墦。施施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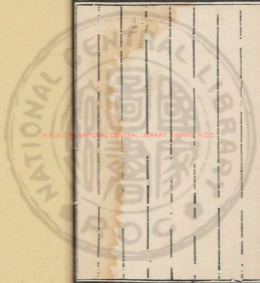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八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鑿也。
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
也。施邪也。願望也。訕。笑也。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

孟子言曰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
人耳彼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
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
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駭人於白
日與斯人
何以異哉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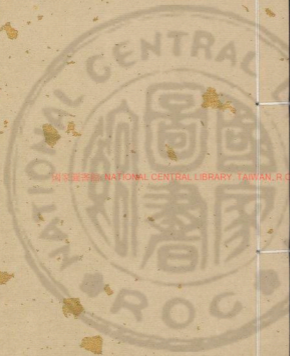
© 201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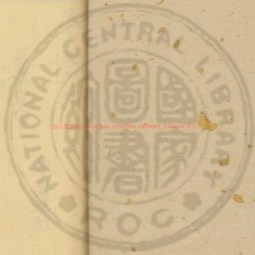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七





2025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In Lines



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呼聲

舜往于田耕廬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德怨然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起若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怨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或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憂也。或說云。三女妻之以觀其別。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樂。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說之也。骨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愁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當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職國策所謂知艾義。

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時急心熱也。言五十者奔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類直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辨然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要。是廢人之大倫。以辨然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克妻也。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簪屨。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
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張都禮反婦女
六反懷音尼與

舜平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捨蓋也按史記曰仲
舜上塗履擊腹從下架火焚廩舜乃以兩笠
自擇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
爲壘空考出舜既入壘擊腹與象共下土實
井舜從壘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
也漢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
之荆君成齊也饋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
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
舜所彈五弦琴也弼調弓也象欲以舜之牛
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
也棲棲也象欲使爲己妾也象往舜宮破分
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
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
君之甚故亦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
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
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已。但見其愛則喜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云共知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喜。象喜亦喜。人亦以理於是。至為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哉。

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高辨六反

校人。主祀餽小吏也。圉。罔而未好之貌。解。解則稍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詐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也。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

誠徒也。共工。官名。驩。兗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圜法。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瑯山。有庠。皆地名也。或

曰今通州阜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
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
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議者謂
藏匿其怨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
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
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
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

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
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
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
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
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
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
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古聖人不以
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
仁之至義
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
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
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覺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

二天子矣

朝音潮
反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盛樂變也自安也岌岌不安之貌也古人倫乎說天下將危也齊東海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堯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與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篇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俾升也落降也人死則廢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落也過也密也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
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竟不以竟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
北山之麓也昔編也車備也此詩今毛氏序
云役使不均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
為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
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
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
辭也暉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
辭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辭之志當以已
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無遺種矣惟
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
民無遺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

言替曖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替曖變變齊粟替曖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音反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之變變齊粟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替曖

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曖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曖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家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諄之津反



萬章問也詩
諄諄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
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指諸天下謂之事言
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

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
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
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
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
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初。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如字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

有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
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至於天下湯崩太丁未
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



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

又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
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堯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
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年兩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惟太甲差最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
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
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
自新之意堯禹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
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
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

禪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
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
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與賢文與
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
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

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陶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受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玉高反。又戶驕反。

囂。無狀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



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
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

搖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
親見其通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
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知乎寐者
而使之寐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
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
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
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
予之也皆彼自有此
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王保衛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后爲克殲其心懼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克舜之道克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謂強邈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之言以割烹要湯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若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備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譏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故宮作鴻臚從書皆始也伊尹言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

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瘠於容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瘠瘠弱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

命也雝如字又音榮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淵彌子

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退

故進以禮義主於辭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何黜也司城貞子齊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問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黜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南無事之時豈有主齊而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憂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姓者

也公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
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
棄去解

虞魏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
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東西也
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
兼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
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
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
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
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
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
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河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無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之。事不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游同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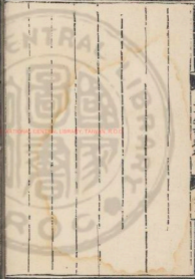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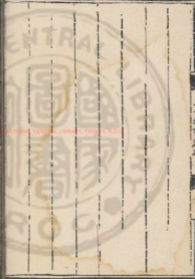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
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
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曰夫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

與音
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
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
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

鄙。缺陋也。敦厚也。發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
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

浙。宛。歷。反。

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波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又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又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屬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
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

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
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德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

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統也。蓋衆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油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兪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衆終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

中法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優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

何。

錡。魯姓。錡名。北宮。姓。錡名。衛人。名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

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



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稱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御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禮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糧。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



四十
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老

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大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戴籍米。饑寒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者皆擬於燧燻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向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持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
之友矣

乘去聲
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獻子曰獻子
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
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一忠則師之
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

費音秘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
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
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
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
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
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

既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

夷唐音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猶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尊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其舜故

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不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者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匹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諸人以
禮儀幣帛相交也

曰御之御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
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
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御也

御不受而還之也非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
之問有所御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
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
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御之
矣所以御之
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

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
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欲餽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
無以言辭間而御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
於他辭以御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驢
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
節孔子受之如受
賜貨丞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
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識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齊敵者
作怒徒對互

禦止也止人而敵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
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
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
祭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
篇名越越也今書閔作懲無凡民二字諫
懲也言殺人不顧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
殺死凡民無不怒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
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

列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
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慮其直為衍字耳然不
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
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
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
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

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
決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因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政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因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也蓋者乃推其類至於真盜之至精至密之處而經言之耳非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遂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而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子獵較末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觀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連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

所獲之多少也
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為章問也先簿正祭



器未詳徐氏曰先以薄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為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雖製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長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竟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難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過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雖無之疑出公卿也周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必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間銀而不御之一驗也○尹氏曰不問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季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意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並去聲

下調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謀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致資其饑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惡平聲柝音托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擊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謀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

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參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舍位養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為僞反會公外反當丁琅反乘去聲並阻列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委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畜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思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耻也

朝音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耻則非窮澤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饋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而周之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
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

亟去聲下同標
音均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獸肉也卒未也標麾也數以君
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

其末後復來餽時使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
畜伋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職官主使令若
蓋繆公懼情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繼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
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
職繼饋所無不以君命來運不使賢者有亟



拜之勞也
僕頓服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
女焉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
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
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
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
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

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
贊同

傳通也質者王執帥庶人執幣旅見以自通
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任者與執贊在位
之臣不同故
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
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
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
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
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繆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
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至乘皆去聲召與之

與乎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住也喪息反



說見
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
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
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
旂。折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
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手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
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
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
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扶砥詩作
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砥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



文能由是
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于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高。上同。言進而上也。頌。稱通鑑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



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

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卷之十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謂
非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黃賊之弊。小過
之鄉。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
矣。然三仁責成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
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
可以執論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025/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八





2017.08.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olorChecker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30 Years
TIP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017.08.15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十凡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枏棬也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枏棬

枏音杯

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枏柳枏柳枏棬也
本所為若危區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



必待觸搦而後成也。
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枏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枏棬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枏棬。則亦將
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或音暢與平
聲。大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
不肯爲是。則子之言。不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

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
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
端反。

端。邊便濼。同之貌也。告子因前說
而小變之。在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
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
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
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
搏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
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
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發之而
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
體而可以無
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
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者略相以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
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
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
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
是謂死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
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
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
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
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
禮智之專道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
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
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
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漆紛紜外
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
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
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

其義
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
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
義之宜由手外學者但當用
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
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
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
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
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
為馬換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
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
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

彼之長而在我長之
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
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
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多亦有外



與

者與者同
夫音扶

言長之若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

孫平聲。

尸祭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

也。

此亦上章著矣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

此即滌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平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詭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扶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
者也

也者者也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總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衷詩作彛常也懿美之有物必有法如



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
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
此常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
節子所謂之三說皆不詳而自明矣○程子
曰性即理也理則克舜至於堯人一也才稟
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
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
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
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窮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
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
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
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
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

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喪善氣質
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不善
而不可以無省察德操
之功學者所當存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
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福也豐年衣食備足故有所
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

心而
爲暴

今夫楚麥播種而覆之其地同樹之



時又同峙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舞音牟緩音憂澆苦交反

辨大麥也。糧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曉音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

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音黃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著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

也

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反卯

古姣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肉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



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
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
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
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箇芻豢
之悅口
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
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
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
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

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
剝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
木萌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哀
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
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
長也萌芽也藥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
貌材特木也言山水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
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
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
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
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
格工森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
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
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未多
也梏梏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

矣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
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
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
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
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
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
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
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
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
物不消

長上聲

山木人心
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知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隨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乖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沒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待守之即在焉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政同較性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

易去聲暴疾也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始說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知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法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較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

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矣

此也

○子墨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上舍



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所以合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尋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愛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

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

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尋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矣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尋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溺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桴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
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桴呼故反

豆木器也桴呼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

若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

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



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
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並去聲爲
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錚
爲身死猶不肯受齊餼之食今乃爲此三者
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
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
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
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
焉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
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
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
雖萬變之主而不可頃刻失矣義者行事之
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
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頃刻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

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
今人場然有探省矣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難大至輕雖大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非思而已矣蓋謂上學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蓋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得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

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

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開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及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曰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楨養其檟棘則為



賤場師焉

合上聲。賤音。場師治場圃者。若樹也。樹音也。皆後村也。棘棘小葉。罪罪。後村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後養。痲疾。則不能。故以為失。有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身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非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者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河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

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濂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粟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求乎，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歎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毀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高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殄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羨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直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源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臣而不反也諸已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萑音輝稗音備
實反矣音扶

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
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
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增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主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字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亦是則無以學由是且然院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朱熹集註

兄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

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名
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朱熹集註

兄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

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名
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子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以禮迎乎。迎去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劍所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子

何有不辭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

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木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本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也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下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鈞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



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管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飢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手。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手。

紵音替。樓音婁。

紵反也。樓音也。處于處也。此二者皆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小。然於兵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昔文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字本作鴨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鷹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幸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大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



祭之行是祭而已矣

之行並去聲

言爲吾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曾文之間。洵陋。龜車。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則。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未必留此而受業也。○曾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丈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聲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



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
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

詩也

關與臂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通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鄉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激激之而達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怨也

○宋輕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

輕口董反

宋姓推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

世之戰上說下教強弱不合強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
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
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
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
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
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第任君朝會於隣國季
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未
見則當報之但以
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
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愛此必有
義理故喜得其問禮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
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
子攝守君位故輕之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
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
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
矣以其不用
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
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
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
實去聲

名實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潔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梁越並
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就伊尹以事之也，彼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亦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池柳也池地見侵奪也兒澁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
宛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絲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職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兒以此獲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
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
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
為衆人固不識也

從者聽為由為
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
懼於是以前女樂道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
之息於政事不歸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如致饋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齊又不致饋饋于大夫孔子
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

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
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
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饋肉行其身樂明
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
子之所為豈兒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子
覽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
王夏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
彭豷宋周齊桓
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後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

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討與調同，治去聲。

慶也。蓋其地以賞之也。潘克廢飲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也。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治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六師移之也。

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平曰：誅不孝，無易



樹子無以妾為妻。毋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春秋治反報音義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癸丑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宣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二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官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毀防。蘊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却國凶荒不待開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廷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頌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有違君之惡也○林氏曰御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與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何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之乃反以為良臣而厚謝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向其詆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
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授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職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孟軻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

也

滑音
音

滑楚慎
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謁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孟子卷之十一
君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
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
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亦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闢
登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
鄉與向同下皆同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
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
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

古俗爭奪而
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博飲食忍著錢與董偃同苦樂樂則時變人奪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尚虛欲以其術施家之國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常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扶

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執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手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亦則。然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嘗時諸侯有小水，白圭以之築堤壘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貌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經手說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說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辯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

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訥訥予既已知之矣訥訥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訥音移治去聲

訥訥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責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

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定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固公仲視黃鵠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少不食飢餓不能出門
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
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
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
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
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

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

說者
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
鬲遺魚鬻取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楚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

曾與
管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是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有反也。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安燕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

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識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變。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

者國恒亡。

拂與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卷之十二

多術言非一端居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
絕之所謂不屑之教也。其人若能感此退
自痛省則是亦我教之也。尹氏曰言或
抑或揚或與或不與皆因其材而爲之無非
也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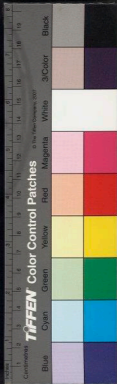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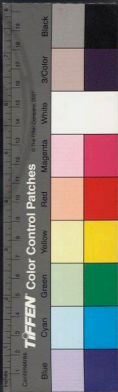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九



孟子曰盡心者知天
則知天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20177 v19



孟子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四十一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



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大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曰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有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惡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派蕩不誅而不足以為智矣

○子思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於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濤編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憂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濤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向未盡之意

○子墨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絡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是惡矣
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
利矣其為樂
孰入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
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闕而理未純
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
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
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
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
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
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
以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
無耻矣

趙氏曰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能改行
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子墨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
聖賢矣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孟子卷十三
四
為機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蓋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

子遊

句音鈞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爲善自得無欲之歎。

曰：何如斯可以貴器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貴器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

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扶夫音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尋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時衰乘衰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

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

附益也韓魏音知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高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殺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勞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

之民皞皞如也

皞音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墾井帝力何有於我知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遠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鮮蟬如也。庸功也。豈氏曰：因民之所
慈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
補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
知難之。
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扶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
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得時
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
處，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在而斯行，經

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
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
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
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
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
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
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氣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
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
遠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

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心慮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容悅者也

阿諛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無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

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各有四等。容悅，俊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亦於獨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頌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
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傲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所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謂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

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衆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植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為滾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盛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發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猶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顯也。程子曰：睟而盎，背皆積盛

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己時謂已之所
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
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
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
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蠶
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
養其老耳非家
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
使富也

易斂皆
去聲



易治也時耕
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升勝音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
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
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
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心以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潮水之端急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淵。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無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

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也。

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聞者請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議。然蹠之不熟見之。



不明末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之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之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怕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勝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熟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懸非中而宜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皆自有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容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楊氏曰。高纓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衡。隣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類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懼。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



其介也。○此章言折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聞

曲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辟。朝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考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

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堯舜

誦遠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數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善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



民大悅

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音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錄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與平聲。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

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源謂之素餐。此與吉陳相彭史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貴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高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比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備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

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

瞽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受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

下

躡音徒新與欬同樂音洛

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

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

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吾人之居處所。深甚大。王子亦人子耳。持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鄭谷云
漢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



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言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豕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猶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口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與人須盡得天地之正氣而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據氏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紼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反忍

紼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辱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接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疑葬而未忍即除故補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言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
加一日猶勝不如我前所說方謂大莫之禁
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
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
有以企而
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同人品高下
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
已至而未不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潤可及此

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
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
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
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
又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
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
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
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也人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孳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設率為去聲殺古侯反率音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殺率孳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欺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上文發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夫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早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



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妻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善人。不倦之惡。誇人不倦之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家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方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

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二本故也無偏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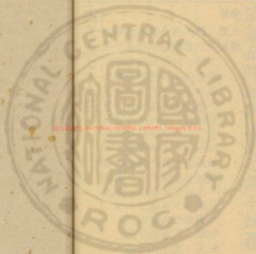
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晚反歆
昌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不敬之輕者也。察故詳也。放飯大飯流飲長飲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于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朱熹集註

八章
凡三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故糜爛其民而黜之大敗將復之恐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簡也糜爛其民使之戰
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
申也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
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
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自
內及外不仁之禍由近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
禮典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
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
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
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
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
義不如無
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而記事之書也
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
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
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血流漂杵孟子言
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
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
之惑且長不
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

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
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
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
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

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
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存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
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對本為安寧故非敵
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
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
虞反

民為惡君所虐皆欲
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
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
達必由心悟。莊周所
論漸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袿衣鼓琴一
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又反茹音汝
袿之忍反果說文作嫫烏



反果

飯食也。棗乾精也。若亦食也。杵盪水也。二女
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
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矜於中。
隨適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
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怨之也。一聞

耳

問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
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

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
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識察
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統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
放太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國與
民同之。齊宣王之國為併國中。此以國圍為
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
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
之類。皆不終日而敗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
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
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
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
皆去聲

現見音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
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
不覺其真情之好見矣蓋人不能於其所勉
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
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施
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
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



之皆不以其遺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得立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上神。稷。穀神。連闕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之。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

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成。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發其增饗而受其血之亦卒不廟成人辨
不通之意是社稷雖
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說參觀
近而惠失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
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
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入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
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今按如此則理極分而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



去他國之道也

出重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訕。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愠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離。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民。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取。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蠡細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蠡在者蠡細如蠶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蠡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者九軌車可徹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曰火車多則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十餘年故鐘久而知號文王之鐘則未久而鐘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等明白故今存之亦未

知其是非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

為發棠殆不可復

又反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

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持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類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類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愛敬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

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者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聯合而統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吾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也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

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蒲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處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數則其有諸仁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佞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實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

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獨其偏竊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莛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莛蘭也招背也驅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實得其寶者。安實失其實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通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過。若殺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
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官別官名業屨歲之有次業而未成者館人所作習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
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
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非者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
子如字舊讀為扶余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度匿也言子之從者
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
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
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
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姓也門
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
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
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
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
蔽則於此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
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

勝乎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
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
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
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
為義也

此中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
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甘

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憚意而不肯受之之
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
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銛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銛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

銛音
吞

銛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銛。即此意也。
便彼隱然皆有意採取於是亦穿踰之類。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焉故特舉以見例明必
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意去之然後為能
充其無穿
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

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

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覆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言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誅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

巍然

說音稅巍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當貴高顯之貌巍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禮

危反較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棟輪也。躡躡也。從前方丈。餼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蕪蕪然者。戰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蕪蕪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糾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良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

肉肅而切之爲
滄矣爰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
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
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
論語
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

狷音
鉤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
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彙作
稍有所不爲若如取自好不爲不善之
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
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

琴張名率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以者曾
曾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
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故

皮未

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

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
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
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
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
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特行有不掩焉
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
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透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
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
有志者能達於道有
守者不失其
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



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惡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原。謂慝惡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惡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以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踽其為反。闒

音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冷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在者曰何用如此。嚶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又謂猶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與人死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然。奪人之奪。附錄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附。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濶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浴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二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以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利二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莊不傑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惡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起
於善也邪惡如柳原之屬是也世變道微大
起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
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
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
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
取夫狂猶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猶
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惑於柳原而
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流
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
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
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
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
謂知其
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
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
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也
曰即仲也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
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



聞而知之

散素
豐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專此所謂博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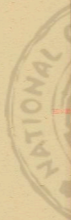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鄰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

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後世遠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存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諡公文考博通其墓曰明年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原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將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

後二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執知
斷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執知斷名之為情
也

書以象本為貴說字曰書九人、童而習之也曰書
不廢者經而歲前寫此宋若人書本論語孟子書義
湖光清宗本中書今事以此清初而于池傳書阮利本四
書今佚不允之諒中耶、若廣、五、七、月、海、名、陳、鏡、城、

孟子卷之十四





2013/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